

正改禎
下仿此

午壬

豫變紀畧卷五

崇正十五年正月至六月

崇正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懷慶地震



時賊圍開封攻甚急守亦甚嚴雖張許之守睢陽
不如也砲石如雨中輒糜爛賊患之乃驅衆婦人
裸而立於城下以厭之謂之陰門陣城上之砲皆
倒洩而不鳴城中將吏乃急命諸軍裸立而燃砲
謂之陽門陣以破之賊之砲石亦倒洩而不鳴異
哉陣名自蚩尤黃巢帝以來攻戰多矣未嘗聞此也壬

中賊伐柏作臺長十丈餘廣五丈餘高可三丈上容百餘人置砲攻城城上急立長柏木三如鼎足懸大砲其上望柏臺擊之連斃數賊而城上方木臺亦高出柏臺二三丈燃砲俯擊柏臺柏臺之賊皆死癸酉官兵三千人降賊賊恐其為內應誘至考營點名皆縛而殺之擲蓮池中賊頭目有李狗皮者攻北門賊怒其攻之不力也杖四十賊中無杖刑劓為重斬次之斷手又次之劓劓為輕狗皮

獨得杖幸也甲戌奪賊洞五十餘處賊挖城洞我兵從城上穿下透逐賊據出而據之因穴大小以兵守之賊復來不能入矣丁丑又奪一巨洞賊於

曹門心字樓下

城頭依二十
八宿設樓

挖一巨洞我兵亦穿透

與之爭賊在洞中死拒我兵莫能入巡按初懸千金賞未有應者復硃書有能奪此洞者賞二千金併銀置洞口上有朱呈祥者領餘人先用柴懸入洞口之半加烘藥燃之隨積薪填燒極熱賊不能

存乃灌水百餘石親帶短刀跳入遂得此洞可容
兵五六十人前後凡三十六洞俱以兵守之賊竭
十五晝夜力盡為我用於是人心愈奮戌寅雪夜
襲賊營巡按令總社選奇兵五百由水門衝救出
約以暗號奇兵出濠外分數股砍入賊營賊驚起
奇兵即退走濠內其追躡者至各洞兵齊出斷其
歸路奇兵復回合殺斬首七百八十三級是夜三
更大雪中巡按與推官立城頭調度渾身雪厚寸
許不自覺是役也二賊合攻以為城旦夕可破而
汴人効死不貳攻愈猛守亦愈堅半月依然不動
也賊大怒使數十賊持刀驅賊掘城洞兵在內拒
之莫敢近其外則懸樓上磚石如雨不得已走回
濠邊持刀賊乃盡殺之屢驅屢殺如是者數日至
壬午賊益併力急攻總兵陳永福守大洞口連日
力戰賊不能近是日忽列大砲百餘枚齊燃擊城
城被炮傾頽如坂步賊隨砲登城城上砲忽倒洩

三五枚賊之先登者百餘人執旗而闢於城中永
福不顧也乃置一大砲於胯下命左右曰速點速
點忠臣不怕死既燃竟不倒洩於是萬砲齊燃賊
皆糜爛遂成一條血坂矣而其續登者復如蟻永
福以大車實土繫綆以碾之車砲間施無停晷自
免胄率衆執巨槌如堵而翼其闕我兵中傷亦多
其戰愈厲賊勢少却城上急以水覆之其傾頽處
頃刻皆冰賊竟不能上矣乃遣兵分道追勦賊之
城墻七層翼日城完如故

先登者即以其肉食饑民頃刻而盡稍間即添築
癸未賊放地雷自斃其卒萬餘人 賊於東北角鑿
城作一大穴約廣丈餘長可十餘丈以布囊運火
藥於其中無慮數十石置藥線三長可四五丈大
如斗是日騎賊千餘俱勒馬濠邊步賊無數鴈行
列如將戰然已刻點火烟一起黑迷如深夜其聲
之震如天崩地裂大磨百餘片磚石無算皆飛舞

半空中碎落城外二三里濠邊馬步賊一時皆為齧粉矣間有人死而馬自驚逸數里者守陴卒未傷一人城牆裏半壁僅厚尺許兀兀峙立如故也賊於是始有退志甲申賊攻稍緩唯砲聲不絕有遠入城中十里者十五日乙酉流賊解圍自西北而東南揚塵蔽日其營盤內外約廣八九里長二十餘里以婆塔寺為聚糧所糧深數尺營中所遺牛驢頭足腸肺間以死屍相撐拄腥穢縱橫不可逼視此所謂流賊二犯汴梁也閻曹合攻計其精賊不過三萬脇從約三四十萬攻城死者幾半二賊至朱仙鎮點閱精銳除死亡外重傷者三千八百七十三人俱以方几仰鼻而去

總兵左良玉棄賊於襄城 良玉自杞縣二日追至郟城白沙河及之連戰數日屢勝之已而賊西向襄城良玉亦東走是時良玉兵號十萬賊又畏其名汴圍之解蓋聞左自東來也自是不畏左兵矣

初賊圍汴時左帥駐汝南不進撫按馳書促之云
將軍望隆方召威震華夷國家固倚之為長城者
也今狂賊圍汴危於累卵雄師密邇未覩旌麾在
將軍胸中自有成竹諒非腐儒可測但不知賊倘
陷汴將軍何以謝朝廷耳至正月初五日抵雍邱
復書云我兵單弱未能辦賊若遽臨城一戰賊得
我淺深汴益無所恃今暫屯杞縣以分賊勢姑為
牽制之計以待機會及賊南走始追至郟城一戰
而去

流賊李自成復陷襄城縣總督汪喬年死之 喬年
字歲星浙江遂安人天啟壬戌進士仕至總督三
邊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歷官二十年
人未有敢干以私者至是朝議以喬年督師討賊
既受命即率秦兵三萬人出關甫至洛自成已陷
襄城而東圍左良玉於郟城喬年乃留步卒於洛
而以二萬騎兼程而進蓋襄去郟僅百里而左又

驍帥故欲出不意前後夾擊之也時襄城新破東
壓賊境總兵鄭嘉棟請假公節鉞先行以覘向背
遂同邑舉人張永祺為前鋒至則襄人士焚香道
左哭聲震天擁鄭帥馬至格不能行鄭帥旋報命
曰襄人忠義之氣可用也時大軍已抵西郭外三
里堡安營喬年遂挺身將數十騎入其城襄人環
泣曰喪亂餘生不期再見天日因畫賊之虛實喬
年喜曰賊在吾目中矣吾當為若等掃蕩之襄人

進食喬年曰吾軍未舉火雖欲獨食義不忍遂揮
馬出漏下二鼓抵營集諸帥於幕分賀人龍鄭嘉
棟牛成虎三帥為三路駐東城四十里與左帥遙
為聲援翼日襄人請大軍屯城中頃之哨者報賊
至總兵張國欽戰死賀鄭牛三帥皆不戰而走左
右諫曰大勢已去宜姑左次以圖再舉坐守孤城
無益也喬年怒叱之急召諸將校並邑諸生誓於
城隍神曰遭逢喪亂正臣子戮力之時誓死報國

願有同心若等勉旃殲賊後吾當奏於朝官以不
次也衆皆感激泣下曰敢不効死喬年遂擢然探
甲率衆等登陴爰命張總兵某守西城諸生何謙
佐之賈副將某守南城諸生張和聲佐之馬副將
守東城諸生井良田佐之黨參將威守北城諸生
張琇佐之而喬年自將所部當賊衝以監紀同知
孫兆祿參謀議諸生劉漢臣耿應張為軍門贊畫
官時二月十三日也賊至遣健卒持攻具蜂擁城

下鑿城為穴置火藥其中燃之城即崩其法甚烈

名曰放礮音崩去聲喬年命城上亦隨處鑿穴以利刃

刺之殺死者甚衆賊又負門板向城城上以巨石
擊之應手而倒賊死者數千人其斬死射死砲擊
死者不計其數賊益忿曰自吾起事所向無敵胡
爾小縣傷我如許頭目自此攻愈力而守亦愈堅
如是者兩晝夜時天雨雪喬年憂形於色漢臣進
曰賊鋒挫矣出奇制勝正在此時寧以雨雪自介

壯懷乎喬年笑曰微子言幾亂吾志時賊攻城之西南隅崩陷者以荆國實土築而完之守如故賊覘大燾所在礮石叢擊雉堞盡毀喬年神色不變指麾自如左右奪其衣曰砲利甚請就雉堞堅厚處喬年張目曰爾怕死乎吾不怕死也如此者又一日賊忽撤其西南隅攻壘蓋以兵法圍城必闕一隅欲給我逸出而襲之也或曰賊怯矣宜乘其懈且戰且走喬年曰頭可斷身不可走吾誓與此

城共存亡矣敢言走者斬即命取薪車填門以堅城守而待援初自成之撤圍西來也良玉已悉衆東走矣而襄人猶以為望至十七日矢盡援絕力不能支城遂陷喬年猶驅兵巷戰手刃二潰卒殺三梟賊大聲呼曰臣力竭矣不能殺賊而反為賊所敗死固吾所也北望稽首急自刎未殊而被執見闖賊於城北之韓家庄左右唱曰跪喬年厲聲曰吾朝廷大臣奉命剿汝恨不能生啗汝肉即死

猶當為厲鬼殺汝以報國而又誰跪賊大怒遂斷其舌擊其齒猶以血噴賊至死吶吶罵不絕口監紀同知孫兆祿總兵張某副將馬某參將黨威材官李可從縣丞某皆死焉賈副將單騎突南門而出格賊賊以梟騎數十追之卒無一人敢逼之百步內者竟去賊深恨諸生為喬年守城悉取而剽剛凡百九十人又搜舉人張永祺不獲殺其親族人九家當是時全軍覆沒闔城屠戮至十九日拔

營西去贊畫諸生劉漢臣遇害未殊乃同邑人收喬年屍藁葬於殉難處厥後其孫幼此來求骸骨啟其瘞面目如生初喬年之受命討賊也發李自成先塚得小蛇即斬以殉狗固已誓不與賊共戴天矣至是力竭而死襄人私謚曰忠烈誠為名稱其實云而吾獨有遺憾於是役也公既留步卒於洛以二萬騎兼程而進以援良玉師既至襄去郾僅百里是宜捲甲疾趨如崩雷如決水直犯中堅

盡銳而擊之我攻其外而良玉應於內此破釜沉
舟腹背夾攻項羽所以破章邯而救趙也計不出
此左次於襄分兵三路而自坐窮城夫兵分則力
寡憑城則氣餒或以為元戎持重不可暴虎而馮
河不知三軍窺之則以為惟怯而遂至於解體也
三帥既奔而長子予敵乃嬰城望救於良玉嗚呼
良玉之狡猾甘心負國養寇自封其心已暴於行
路矣是豈能捐軀犯難而救人者哉良玉之肉不
足食而喬年之志為可悲也

三月起孫傳庭為兵部侍郎總督諸軍討賊

流賊破西華縣知縣劉伯驂死之

伯驂河間人泣

西華有惠政李自成陷西華伯驂赴水死士民義
葬之既而其子福清來迎喪邑人不許曰侯視吾
民如子吾民於侯寧異若之於侯也何迎為後福
清筮仕鹿邑往省墓士大夫多從之西華父老見
福清如見侯云於是相與建祠焉一時詩人咸賦

正改禎

灑
字下印時
仍空三格

其事余聞之歎曰嗟乎臣忠子孝吏惠民溥是豈
可以無詩哉乃作歌曰君不見劉侯忠節貫白日
浩氣直與嵩華敵八紘既坼鰲柱傾嗚呼獨煉補
天石崇正十四十五年封豕長蛇繞澗灑 賊
子最桀黠譬如巨鯨戲浪浪蹴天中原諸郡縣囚
首相駢連朱仙健兒化為魚然後大梁宮殿冷秋
烟當時何人擁節旄公方岩邑試牛刀黑雲壓城
鼓聲死仰面呼天天何高按劍太息鬚盡張父老

左右穿衣裳公謂城破孤臣死恥冠帶從容辭天
子此身那肯入賊鋒七尺騰躍滄波裏豈効溝瀆
小丈夫孤臣自誓心如水至今二十七年中天陰
月黑起悲風箕人負土成高墳墳邊翠竹蔭長松
松如我公鴻名之壽世竹如我公勁節之摩空誰
知令子更軼羣仙源百里頌神君鳳雛不改丹山
色驥子依然五花文歲時省墓赴西華杖履追隨
映朱霞禮成天地忽黯黯觀者如堵共咨嗟箕人

曰公吾公鹿人亦曰吾太公我公之厚澤深仁幘
幘乎兩邑顧無數椽之室半畝之宮藏俎豆而繪
聲容相將城外選平陸箕人經始鹿人築何所取
材問奚斯北山之石南山木斧斤削斷斷幾何時
忽見丹青照山谷月臨戶牖響疎鐘雲起几筵搖
畫燭千秋萬歲此丞嘗神來還救蒼生哭

歸德大闕 當是時承平既久士大夫恭於晏安相
習為江左風流雍容文雅無慮家顏謝而人嵇阮
矣稍稍樸遯篤實者則目之為宋人其官於朝者
率多顯仕豪奴悍僕橫行州里中有司不敢繩以
法胥吏倚豪右為窟穴其勢與縉紳之僮僕等而
獨與青衿不相下有胥吏與青衿毆太守大怒左
袒其胥吏一日而褫六青衿闔郡之士遂大譁數
十百人哭於廟羣奉先師之主號咷而置諸府署
聲徹數里推官王世琇婉解之太守不得已大創
其胥吏乃得釋青衿自是亦橫矣識者謂其不祥

而知城之必不能守也。適商邱令梁以樟至旦夕
坐城上為戰守具。又繩以軍法。士大夫弗能堪。遂
有隙。時鄉官宋權守南門。偶離次。以樟謂其失伍
也。欲寘諸法。權曲謝不能釋。乃大怒。陰結諸生薛
鳳舉侯方域等。盟於孝廉吳伯裔家。謀以三月望
日謁廟時。大鬧。既而以樟偶疾不謁廟。不得發於
是。官衿儼如敵國矣。會陳州警至。以樟詣府計事。
諸生百餘人。遂圍諸府署。推官數諭之不能釋。日
且暮。以樟之黨侯性司馬亮等數十騎。探甲設弓。
自縣馳於府。矢如雨下。諸生中傷者纍纍也。而何
廣者。矢著其額。遂斃。衆大奔圍。乃解。以樟扁輿還
署。夜開城北門。遣性等走開封。申報院司。是所謂
官衿相讐者也。明日議邱何生之家。而以樟造宋
權之廬。謝罪焉。乃釋。

丙申流賊李自成羅汝才屠歸德府。同知顏則孔推
官王世琇死之。則孔天啟中嘗以平徐鴻儒功。

賜麟為人清強與世琇佐歸德政聲皆最著豪強
斂跡卒已冬知縣梁以樟自太康調商邱聲顧出
顏王上以樟文人時年三十四性卞急敢任嘗戎
服佩刀據堂皇飲酒或臂弓乘馬出入行伍能得
士卒心有黃老山者聚衆作亂以樟率衆破之黃
遁不知所往後隨丁公子過歸德以樟勒兵追至
寧陵縣獲之以歸磔於市丁方治兵光固間衆皆
股栗以樟自若也是時賊且近因詣府謀曰賊勢

銳甚旦夕至衆無所統號令不專莫能守雖共死
無以塞責昔張許守睢陽號令專故能久也唯公
裁之則孔世琇心服其能皆曰城守重任某等且
才弱不能勝也惟大尹是聽乃共推以樟為盟主
而受其節制焉以樟遂力任之晝夜繕城守甚備
凡在城者無貴賤皆守職官守門駐戍樓有礮石
弓弩矛戟炊爨之屬申士任戰者皆敵藪磨厲以
須其未仕而有威望者守角樓或敵臺其甲士戰

遠
當作
遠

守具稱之諸生二則管守陣之卒十皆有汎地無
須臾得離者由隊卒而諸生以達於守門大吏遠
相轄以樟都統於其上謂之總理而時巡稽之如
睢陽故事同知顏則孔守西門工部郎中沈試副
之工部尚書周士樸守西南門指揮熊應呂副之
山西副使宋權守南門指揮張鴻光副之推官王
世琇守東門舉人徐作霖副之指揮蔡浩守東南
門指揮梅振英副之官生田國賴守北門指揮賈

之瑄副之守備邊謀勝自帥所部兵往來巡視應
援各任其防汎職掌其有懷安不任職而擅離所
守者不論貴賤罰弓矢火藥等物為戰守用再則
加一等三則移其家屬於城外守陣卒犯者抵罪
三月二十五日甲午有張副將者名輿與則孔有
舊將步卒千餘騎七百過歸德則孔要之入俱守
又陳永福部將李好將步卒數百亦俱入張守西
面李守北面乙未城門皆以土塞之是時多盜盲

姓皆入保內外城無隙地居民數萬人守最堅日
中西望黃埃起蔽日稍昃賊至李自成屯西南羅
汝才屯北面別部袁時中屯西北隅所謂小袁營
者也圍歸德三匝憑城望之賊帳被野黃霾中騎
步雜沓往來如蜂蟻然彌望莫測其邊際稍定賊
皆持短刀督衆負門板蜂擁而前樹濠外穴地自
蔽燃礮擊城城上亦燃礮擊之輒斃賊旋樹如故
賊礮中城懸樓皆碎矢石如驟雨蔽天中者輒糜

爛石或墜舊東門內入地數尺城中人大恐無敢
當巷行者城上死傷相枕藉守陣卒相顧無人色
賊乃督其步卒披甲佩刀持尖鏃斫城其法先至
者得一磚而去次則二次則三後至者斫土鑿窟
穴度可以壞城者乃去謂之得功皆不復出乃盛
火藥於甕而置其中燃之聲震天地城輒壞數仞
城上亦擲萬人敵燔賊烈燄燭天中亦糜爛而張
輿所率卒尤勇而善戰不憚矢石爭射賊應弦而

倒所擊殺尤衆賊怒盡銳攻務必拔竟夜礮聲不絕丙申食時天忽雨城上礮不鳴士卒皆疲餒不任戰賊遂樹雲梯蟻附而登西北角一賊紅衣虬鬚持短刀將入陣守陣者驚擾無所措張輿卒麾矛刺之墮聲震地其南數十步又有賊登陣者衆皆披靡無鬪志卒復麾矛往刺之左右莫能助賊遂砍人而南奔其南亦有登陣殺人者守陣卒遂潰而李好之所將卒皆反著衣甲與賊同號而殺人且大呼曰城陷矣城遂陷同知顏則孔曲阜人年老矣倉皇欲歸署於亂軍中中一刃而仆後一賊至又砍之乃死其妻及二女皆自縊於署中推官王世琇清苑人時已陞工部主事矣御史疏留守城城破被執見賊不屈賊怒將殺之郡民劉明遠祝懷策吳國任等蒲伏請曰王刑廳清官也願以身代賊併殺之妻武氏先旋里聞變亦縊死知縣以樟妻張氏聞城破遂登樓縱火而自焚衛經

歷徐一源海鹽人也分汎北城城破戰於巷不勝
被執與教諭祥符夏士英主簿浙江鄒光祚皆不
屈而死而張輿者城破矣獨率所部卒猶與賊搏
戰於北城內三報祠側數千合不勝奔東門門土
塞不能啟賊且大至輿乃命卒各自殺其所乘馬
皆執短刀莫不一當百而死鬪於巷又不勝卒遂
殲焉輿被執見賊帥忿其卒多所殺傷然素聞其
名又愛其材勇乃誘之降輿瞋目叱之曰若不聞

大將張應昌乎乃吾同產兄也吾豈肯降賊者賊
大怒磔之罵不絕口其死最烈至於罵賊而死之
衛弁如楊心赤之剖胸鄭顯祖之斷脰蓋不可勝
紀也賊怒不息乃俘數萬人於城西不論貴賤盡
殺之而以樟則匿於民舍夜逸出投其印於井東
奔淮安淮撫史可法為代奏逮赴京師下獄尋赦
出以白衣從軍討賊初賊之攻歸德也肉薄於
西北兩面及城將陷則以騎卒列東南面之海濠

修改戮

外以防逃逸城中難民率不得出即有繼而出走者甫登岸即為騎所俘而繫維之其突圍而脫者百無一二其就俘而馬前繫累者踵相接也驅至城西萬餘為塲者數處外則列勁騎旋繞之抽刃相擬衆皆蒲伏延頸以待修未有一人敢離次者角聲起劍槩齊施亦未有亂行而奔竄者相率就死終不敢枝梧須臾間俘累數萬衆皆殫伏而死屍相枕藉如陵阜噫是殆古所謂京觀也與觀此

也字下
空格

則知京觀宣威乃國殤自為之固不煩人力而築也城既破賊不能得主城者問於衆衆莫對有趙姓者縣吏也自衆中躍出曰吾能辨之乃歷歷指而告賊曰某官某秀才某貢生舉人某中書郎中等京官如沈試侯吳伯裔等皆因其識拔知名以死不然為刀下之無名鬼矣彼蓋欲媚賊以自免也衆皆洵懼賊惡之先殺趙姓而徐及衆人焉國之將亡士氣先萎多明知無生路而猶乞哀者

城行印時名作一行括字頂條
石與前一相連

石城時予年十五在曹營見殺人甚衆皆莫敢枝
梧一白衣而多鬚者不知其將殺之也聞角聲起
賊皆露刃乃愕然曰如是乎遂以拳毆賊而奪其
矛以走追者至輒刺殺之賊雖尾其後莫敢近將
及城濠一老賊突至怒曰何不殺之因奪一矛前
與鬪衆賊皆立而視不數合竟刺殺白衣者而諸
生與難者最衆其錚錚然罵賊而死者不多見也
唯崔植槐最慘植槐環眼虬鬚體豐碩而貌雄傑

望之不似儒生而文筆出衆與其弟植梅皆以才
士名平居自負視世俗生不能當其一盼也城破
被執見闖賊不屈或以為陳永福也永福守汴嘗
射傷賊目賊憾之欲得而甘心焉時有陳兵守歸
德賊固疑之問諸人皆不識植槐大呼曰我崔植
槐秀才也雖非陳鎮亦非碌碌俗下人賊曰勿論
是否磔之耳嗚乎植槐乃代永福而見磔矣慘哉
同時閻生年僅二十許尚未入博士弟子籍亦在

屠城時予年十五在曹營見殺人甚衆皆莫敢枝
梧一白衣而多鬚者不知其將殺之也聞角聲起
賊皆露刃乃愕然曰如是乎遂以拳毆賊而奪其
矛以走追者至輒刺殺之賊雖尾其後莫敢近將
及城濠一老賊突至怒曰何不殺之因奪一矛前
與鬪衆賊皆立而視不數合竟刺殺白衣者而諸
生與難者最衆其錚錚然罵賊而死者不多見也
唯崔植槐最慘植槐環眼虬鬚體豐碩而貌雄傑

望之不似儒生而文筆出衆與其弟植梅皆以才
士名平居自負視世俗生不能當其一盼也城破
被執見闖賊不屈或以為陳永福也永福守汴嘗
射傷賊目賊憾之欲得而甘心焉時有陳兵守歸
德賊固疑之問諸人皆不識植槐大呼曰我崔植
槐秀才也雖非陳鎮亦非碌碌俗下人賊曰勿論
是否磔之耳嗚乎植槐乃代永福而見磔矣慘哉
同時閻生年僅二十許尚未入博士弟子籍亦在

俘虜中挺立不屈賊呼之跪厲聲大罵賊怒以刀
斫其頰頰解唇流血滿衣襟猶吶吶罵不止羣
賊皆怒爭前砍殺之其肉如泥是可謂烈烈而死
者矣而亦有遊戲而死使人粲然者楊秀才右文
也右文名家子僕捷善騎陷賊中羣賊皆愛之相
與結為兄弟時共飲博賭拳以行酒一賊屢伸二
指以為常右文數勝之賊忿甚欲與右文賭頭右
文初猶未許羣賊慫慂之乃許焉及出拳而賊忽

伸三指矣右文遂敗請如約右文欲負之衆不能
為之解遂斬其頭而去嗚乎彼胡不轟轟烈烈力
戰而斷頭於通衢哉 城破時婦女殉難者不可

勝紀如劉浩妻侯氏侯怍妻劉氏及妾何氏賈之
瑄妻許氏及三女張暉吉妾王氏田作浹妻楊氏
及妾王氏許祥妻 氏等纍纍也皆衣冠詩書之
族沐浴於教化者深況在聖人習禮之鄉乎不足
異也至於閭巷之中繫累之際姓名不著而烈烈

哉
字下印時仍
空一格

妻
字下印時仍
空一格

以死者據予所見聞者亦甚多。余被俘將出城，見賊驅一紅裳女，女怒不行，賊以刀逼之。女坐地罵求死，賊嬉笑以手引之。女愈怒不起，賊終不殺。傍一賊怒曰：何乃如是？抽刀斷其頭而去。余至西門，吊橋見羣賊擁一婦人行，婦大罵不從，賊皆為好語誘之，使行婦終不從。一賊怒而殺之，羣賊相與鬪良久，乃解余至新西門，見數賊欲共一婦人飲。婦拒不從，賊怒欲引而殺之，羣賊慰解數日，婦堅

拒不從。賊乃驅婦出，婦引頸受刃，賊不得已揮刃刃下頭，輒落。傍一女方三四歲，守之哭，賊亦殺之。城破後，有張秀才，縋城傷足不能走，伏草中見賊擁一少婦至，婦坐於地不肯行，賊曰：汝不從我，尚欲全汝節耶？我即使汝不能全，乃以數賊各執其手足，褫其衣而淫之。賊方蒲伏近其體，婦忽猛奮其頭以觝賊，賊鼻迸裂流血，徧體賊大怒，縛婦於樹，碎其衣，使二賊執草索以鋸其陰，血肉淋漓。婦

印時改作 雯 字

也 字下印時仍 空一格

猶厲聲罵不止又一賊至愴然曰婦女多矣何必
然乃揮刃斷喉賊猶忿而走秀才後嘗告其子
雯、謹行誼與余通家言其狀如此嗚乎余所見
聞僅此其所不見不聞者正多也 民之秉彝各
受於天固無分於貴賤賢愚也當干戈縱橫之際
電光石火迸露而不可掩者余所見聞有數人焉
方賊之陷城也衛經歷徐一源其官甚微又無城
守責獨力戰於巷不勝被執罵賊而死嗚乎吾不

奴下三字及解行 奴有誤

知其何許人也其視大吏之匿草間而乞哀求活
者何如雖然此猶仕而食祿者也余嘗遇一童奴
小酒兒與余年相若哀余愚穉時誨余以全生術
賊覺而殺之而余友紀元亦云在賊中遇一雛賊
來虎貌猙獰可惡亦梟賊也覺元有遁志防之密
元窘而謂虎曰汝固天生賊耶老賊頭即作皇帝
亦封不到汝虎悟大號遂與元相昵自此時、為
元地元因得脫觀於此可知忠信仁義未嘗一日

印時作 時 字

不在人心也。古人曰：數學不可不精，究之無當於命，亦數也。故君子止盡其在我而不言方賊之攻城也，入夜猶急，同知顏則孔筮之顧謂左右曰：得見明日已牌，無事矣。而賊中亦有術士，蓋牛金星之徒，謂賊曰：明日食時不克，則終不克矣。計將棄而東畧三縣，還而圍開封，不謂次日食時而克矣。然則數學雖精，何益哉？賊遂屠歸德，墮其城而去。

闖賊別部數百騎至蘭陽縣

自南門入圍梁宦宅

梁宦之家蓋已先走河朔矣。宅中虛無人，賊至圍之，闖如也。乃縱火焚之而去，未嘗血刃。世以為流賊在中原所經城邑，蓋未有如此行事者。而不知是役乃牛金星所遣，特甘心於梁氏一家者。梁氏既不可得，彼區區白屋蒼生，固不足以辱其牛刀也。戢兵而返，亦偶然耳。論者遂謂流賊亦有不殺人之時，豈其然乎？

賊至柘城縣知縣朱用漆走城遂破賊入居一日而去
是時陳天清猶為秀才在俘虜中執勞最苦
賊部帥有號琉璃滑者頗知書獨不殺人見陳而
憫之呼來前曰汝亦知書乎對曰知因予以扇不
知何人所書歸去來辭也使誦之至晨光熹微句
方脫口帥遽曰止止汝非秀才也當作某微何乃
作熹微乎陳愕然良久始悟乃前對曰熹作某讀
避考亭夫子諱也唯毛詩序及四子書章句則然
耳餘皆如字猶邱讀作某避孔子諱唯十室無隱
等章作某讀餘如邱陵邱隅等則皆如字夫固各
有當也帥急首肯曰是是因呼使坐談曰汝真秀
才也亦大可人汝觀吾豈天生作賊者哉亦良家
子嘗讀書既墜此中不能脫無可奈何耳作賊有
何好砍頭陷胸在眼前唯不殺且時、救人或庶
幾得保首領然大難大難計唯招安為活路自破
洛陽後無望矣汝既讀書知古今成敗觀營中如

此舉動世間有如此帝王乎因嗚咽泣下不能語
徐謂陳曰汝書生豈能隨營吾欲使汝逃而逃者
往往俘獲被殺是吾禍汝也汝自審機會可逃則
逃吾不汝禁也觀此則醜類雖繁實多脇從自闖
曹諸渠外率非甘心作賊者使當時仗鉞之臣實
能殺賊而又予賊以生路殲渠魁釋脇從遠近通
知無所疑貳則解甲投戈而恐後者豈獨一琉璃
滑哉陳至扶溝縣追還及貴後嘗舉患難時所經
歷以告其子弟云

五月庚午流賊頭哨至開封府

先是謀知賊將至

悉謀守禦巡撫高名衡守西門守道蘇壯副之左
布政使梁炳守東門都司譚國楨副之總兵陳永
福守南門知府吳士講副之管河同知桑開第守
北門署捕同知蘇茂灼副之推官黃澍守曹門兼
守北門部署既定周王乃盡出所藏金募壯士守
城城守者人予五十金俾執白梃坐諸堞側俟見

賊乃擊之有司皆畫地死守而陳永福則視賊攻
急處輒往而應焉砲最良不虛發則必中文選
銳卒伏女牆內執兵以待故其人心定而守最堅
時巡按任濬以折肱告病監軍道郭載駭隨征知
縣王燮以行取赴內召

辛亥流賊老營至城西闖賊屯閻李寨寨距城二
十里賊踞其中衆頭目環營其外縱廣約十五里
曹賊屯橫地鋪相去不遠時有游騎下土堤將至
城而旋遙望城上闌如也惟樹旌旗而已不開門
不設守具旁置一鼓卒僅三四人或坐或行或手
搏若無事然賊知其守堅不可以攻遂為久困計
賊刈麥時濠外堤內皆種麥將熟矣步賊下堤刈
麥我兵亦出而爭刈兩相窺視兵多賊即走賊多
兵亦趨避自初四至十三附城麥俱盡祇存近堤
邊麥度我不能至故留之

賊燬餘麥濠外麥雖盡堤邊之麥自若也賊忽縱

騎焚燬之。蓋聞援兵將至，恐其因糧故也。賊自正月解圍去，連破大敵州縣二十餘城，所獲士馬不下十餘萬。復來圍城，其勢不可嚮邇。既決計圖汴，故先絕其外援。一面圍城，一面攻掠遠近，不得安枕矣。

癸未，督師丁啟睿保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威等來救開封。前軍至朱仙鎮，賊遣三千騎往偵之。遇官軍，斬獲畧盡，軍號四十萬。聯營河上，其勢

大振。是役也，諸軍宜疾驅至汴，內外相犄角，為聲勢，則軍威益振，賊勢自屈。計不出此，乃以兩督諸鎮合軍數十萬，聯營河上，頓兵而不進。吾不知其何說也。或曰：朱仙多水草，從地利也。或曰：以逸待勞，致其來，則汴圍解矣。獨不曰：示以怯，而賊將玩我乎？丁既懦而不知兵，左尤驕而不用命。舉動若此，何事可成？又豈待諸軍宵遁而後決其無功哉。

甲申夜流賊移營南拒官軍。時城中未知援兵音耗也。蓋賊所使偵探皆死無還者。大恐乃盡棄營中器物而走。明日難民來咸云賊已夜遁。又明日悉放兵民出。拾賊營器物麥豆食物甚多。金銀器皿牀帳衣服無不備。兵唯取其精好者。民則日擔糧二回。自此至二十三日約得麥豆二萬餘石。

官軍及流賊戰於朱仙鎮。六日良玉夜走。諸軍皆潰。官軍屯朱仙鎮東之水波集。賊屯於朱仙鎮。賊慮汴兵之或乘其後也。偽造左營令箭。差數騎遙呼城下曰賊旦夕成擒矣。但恐其潛遁入城。汴兵無多。當嚴守不可輕出。撫鎮信之。賞以綉緞銀牌而去。是役也大戰六日。賊死傷甚衆。矢石竭。人人喘恐。營中老幼日數驚奔竄。雖斬之不能定也。擄掠無所獲。勢不支。將謀遁矣。然猶示強於官軍之東南要道。掘長塹以斷歸路。會官軍糧亦絕。而督鎮又以意左相構。良玉牧馬數十匹。更雜丁部馬中。

驅而歸良玉求之不可得遂大怒庚寅夜二鼓楊
營猶鳴砲夜戰而良玉竟引軍望襄陽走矣當是
時使啟睿立率所部直搗賊營如項羽鉅鹿之戰
賊未必不倉皇奔散即不然橫卧沙場為喬年宗
龍之續雖不能軍而猶為國殤顧不愈於他日之
銜刀燕市三族灰滅也哉奈何計不出此聞而惶
遽無所措自跨馬追之不能及軍行無復行伍敕
書劍印遺於途弗覺也乃由許州南走光固虎帥
聞左丁皆走則大怒氣蹶而死其軍殲焉遲明楊
文岳率所部走歸德官軍既潰賊勢益張

癸巳流賊復回圍汴 自此長圍不攻矣賊縛偽示

於矢以射於城中誘降自稱奉天倡義營文武大
將軍李示仰在城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知悉照得
丁啟睿左良玉俱被本營殺敗奔走四散黃河以
北援兵俱絕爾等游魚釜中豈能常活可即開門
投降一概赦罪紀功文武官員照舊錄用斷不再

殺一人以干天和倘罪重孽深仍舊延抗本營雖
好生惡殺將置爾等於河魚腹中矣慎勿沉迷自
貽後悔嗟乎忠孝天性妖言豈能轉移哉

六月出侯恂於獄以兵部侍郎代丁啟睿督師平賊
朱仙鎮之潰蓋以啟睿不能軍而良玉不受節制
也事聞於朝時宜興周延儒新起乃用山東總兵
劉澤清疏出恂於獄代啟睿謂良玉嘗由恂識拔
而為徹帥也必能左右之以辦賊既而恂次陳橋

檄諸將或至或不至檄至襄陽良玉不為動僅有
文書而已恂無可奈何屯於柳園柳園者熹宗后
父太康伯張國紀之故居也乃上疏言姑委河南
於賊而自赴襄陽與左良玉合營徐圖合圍以滅
之朝廷不許疏曰寇患積十五年而始大匪可一
朝圖也由秦入豫一敗汪喬年再敗傅宗龍而天
下之強兵勁馬皆為賊有其騎數萬為一隊飄忽
若風雨過無堅城因資於我官軍但尾其後問所

向而已卒或及之馬墮士餓甚且以賜劍之靈不能使閉城之縣令出門一見運一束芻餽一斛米此其所以往挫衄也今賊氛告迫全豫已陷其七八藩王待救望若雲霓然自他日言之中原為天下腹心自今日言之乃糜破之區耳自藩王言之維城固重自天下安危大計言之維城當不急於社稷臣為諸道統帥身任平賊豈可言舍汴不援但臣所統七鎮合之不過數萬人而四鎮尚未到也憑何而前無論輕身非長子之義亦使羣賊望之測其虛實玩易朝廷矣賊中情形臣已具悉大約饑則聚掠飽則棄餘已因之糧不知積蓄地生之利未闢屯種且多久逋思歸中宵雨泣以衆積強難驟撓其鋒然其強易散可持久而定也賊中聯營各部如曹操一支窺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陰相猜貳而表時中有部卒二三十萬則已去而顯與為敵矣惟是彼之情實猝難與通而當事秉

鉞者避款賊之嫌又皆畏首畏尾不肯一擔當利
害為國遠圖以致機會之來覲面坐失此即朝更
一撫夕易一督而省臺言兵事之臣章疏日數十
上豈能錙銖有濟哉誠能省朝中議論行聞外軍
法不顧責備不徇情面厚集兵力養威蓄重伺隙
設間潰其腹心賊必變自内生惟在任事之人肯
捐去形迹一捨其身與否而陛下聽之斷與不斷
任之力與不力耳故為今計苟有確見莫若以河

南委之令保定撫臣楊進山東撫臣王永吉北護
河鳳陽撫臣馬士英淮徐撫臣史可法南邊賊衝
而以秦陝督臣孫傳庭塞潼關臣率左良玉固荆
襄凡此所以斷其奔逸之路也臣鄉自賊中來者
皆言百萬今且以人五十萬馬五十萬計人食日
一升馬食日三升則是所至之處日得八千鍾粟
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絕人烟自茲以往安所致此
哉自今兵強無過良玉良玉為臣舊部每對臣使

涕泣有報效之心三過臣里皆向臣老父叩頭不
敢擾及草木私恩如此豈肯負國但從前督撫駕
馭無方兼之兵多食寡調遣為難誠使臣得馳赴
其軍宣諭將士鼓以忠義用三楚之糧養全鎮之
兵臣不就度支闕餉陛下亦不必下軍令狀責取
戰期機有可乘即東出與孫傳庭合羣賊腹背饑
擾馳突無所不相屠滅必有降散舍此不圖而欲
急已潰之中原失可扼之險要則蛇豕肆讐恐其

禍有不止於藩王者此社稷之憂而非小小成敗
之計也疏入不報 自朱仙鎮之潰援兵既絕汴

圍益急周藩請救於朝詔遣三御史監軍即前祥
符王燮杞縣蘇京河內王漢行取新授御史者也
監督各鎮兵將馳救開封各鎮皆不用命惟憑河
防渡剽掠村坊而已 陳永福自選為一營崇務
救援製大旗一面豎於鐵塔之上置軍掌守視賊
攻某方急即磨旗指某一方永福疾往馳救 往

歲河決黑堽口水即由閻李寨而下正值賊營高
撫移嚴御史書令卜從善一營暗渡河南疾掘一
晝夜河未成而賊覺突至衝散於是有朱家寨決
河之役矣 汴被圍夏麥未收城內人乏食馬草
每擔值錢二百後至四百野菜堪食者值五十後
至五百無賣者

壬子流賊決黃河 城內登上方寺鐵塔最上層望
之見黃流漫漶東去其南來數渠映日影明滅如
線蓋賊決之使其逆流而上以灌城者也賊騎如
蜂如蟻往來相視然水勢甚緩高不過數寸計三
日終流滿濠而已其深數丈與城無害也賊怒乃
殺主謀者

甲子推官黃澍結義勇大社 汴兵撫鎮凡七營防
汛守陣而已澍恐其驕而難制或有意外之變也
乃結義勇大社監一大白旗於曹門上書汴梁豪
傑願從吾游者立此旗下一時宗室鄉紳士民商

賈無不願入社者而四方智勇之士悉至約得萬人丙寅刑牲祭關壯繆侯歃血盟殺賊報國朱仙鎮之潰左帥走襄陽啟睿走許州文岳走歸德諸將奔散賊勢益張事聞於朝奉旨革職聽勘命下文岳自歸德移汝寧啟睿由光固歸永城皆不受命所謂山頭望廷尉者也

豫變紀畧卷五

終

豫變紀畧卷六

崇正十五年七月至十二月

七月朔己巳義勇大社揚兵社營職掌左右參謀

宗室朱了了山人朱洞中軍官鄭雲鴻張時雍監紀吳之琮張爾猷耿元總社兼管總巡事客將謝廷璽其五營頭目中權舉人朱恕楊銓鄉紳張志瑄統領後勁生員許如瑄員致雨統領前茅浦江郡王在叙原武郡王第四子肅湘統領右翼遂平王恭權寶寧郡王長子失名統領左翼南人守備

程丹統領皆徽杭商人營中大旗五百面按五方
色整齊鮮明器仗堅利壯士給社票一張腰繫無
憂繚為號自曹門展營前茅已至西門謂巡撫中
權尚未盡起周城四十里人馬絡繹旌旗蔽空巡
撫閱視大悅備榼酒賞勞頭目下馬飲三杯給銀
牌一面

癸酉合營大操 在北鹽坡終日始畢

己亥出師擊賊 寅時發兵黃推官領總巡督陣逐
賊至土堤外斬首四十一級生擒十二人奪馬九
匹布帳器械百餘件射殺三百餘人未暇割級此
圍城來第一捷也

丙子總兵陳永福大饗將士 五鼓出南門劫賊營
於土堤上斬首二百餘級收其布帳食物從此各
營或交戰或劫營無日無之

辛巳犒軍河北 檄云十四日援兵渡河令城中發
兵接應故有此賞明日壬午東北角烽火連起未

見船與人馬也既而聞總兵劉澤清渡河軍亂遂
還河北自此更無援兵矣乙酉流賊剽土城土城
舊外城也去城五里在土堤內賊剽土城如壁立
下掘深溝以防出入間留一二小路晝則下土城
哨望夜則以草塞之周圍俱步賊防守每夜發喊
鳴更火光不斷馬賊俱在大堤上策應而我兵猶
時時劫殺不止癸巳賊移三營於曹門外正東土
城外賊結一營號新營東北土城外石牛角地方

賊結二營偽副將羅姓偽都司張姓乙未送麥壯
丁五百人自青孤堆渡河夜走大堤外經賊老營
被擒盡斷其手驅至西門外望城號拜投濠而死
丙申巡撫給義勇大社諸頭目總巡劄付日照得
義勇已成營頭各官俱有職掌軍事浩繁必資分
理查得貢生李光瑩心細如髮才大於淵急公敏
能多謀善算合行委用為此仰本生管總巡事務
一切軍容之不整器械之不精人材之不堪事機

之不便者本生不時巡察務使人有起距之雄營
成細柳之壘事平叙功本生其首也勉之勿忽光
壁以曹門總社守汴是歲五月朔恩賜拔貢所著
有守汴日志一卷

八月朔戊戌演車營期於初三日庚子出師既而不
果

車營之制貢生李光壁創式其法用四輪車一兩
車廂上一面縱橫釘欄木六根高八尺長與車齊

以榆柳版厚三寸者釘欄木上版中作五六小孔
以便窺伺放銃車每一輛載大砲一銃四步卒十二
人四人推車八人放火器此木城遺法須火攻自
北門至朱家寨僅七里每里三百六十步每車長
兩步不等計用車二千四百輛乘夜開北門一擁
便到左右分列兩行在左者釘左廂在右者釘右
廂及賊覺來攻營盤已定內有大砲鳥銃賊不能
近城上又設左右翼以援之儘可防護如此以接

目当作日

作姓官

作陣

濟河北兵馬開運糧道兵來糧足事無不成推官

黃澍力主其事刻期初三日出師撫鎮皆以為不

可遂不果行

守汴日志曰初二日巳亥請高巡撫陳總兵蘇守道吳知府曹承奉同看

車營內安大帳房巡撫上坐總兵僉坐餘以次列坐細閱車營皆曰好黃推官白巡撫曰今民間

銀十兩易麥一升不可乘此時人尚有刀猶可驅使推官願以車營出城取糧不用官軍一人只義

勇大社兵足矣城以外推官與李總社任之但祈總鎮發火器手四百城上左右救援陳微笑不應

高問壁曰道路能無崎嶇乎汝能熟識乎壁曰自北門至河上大道如砥賊未至時壁嘗往來並無

坑穴高曰砲揚起無力七里遠能殺賊乎壁曰頭大砲七里遠恐不能命中軍營抵河上但每車取

一人得二千四百人倚河為背水陣上砲擊三里城上砲以四里為準營既定立遣善泅者踰河

請援河北兵有不能飛渡者乎北兵直抵河外北營連放兩日夜大砲賊不能近車營北兵有不盡渡

者乎河北糧有不多運者乎兵糧既足不戰屈人賊惟有遁而已兵法曰知彼知己又曰得地利者

必勝此之謂也高曰西兵有信八月出關中秋前後可到吾免前月初四進京面聖請救料今已到

河北且再俟半月何如眾皆默然黃拂袖出帳外抗聲曰事不可為矣莫若盡焚其車跳入火中作

厲鬼以殺賊吳知府出而慰曰半月亦不久姑待中秋未遲也黃曰此時人有日食半餐者猶可用

力半月盡成餓殍能驅餓鬼而用之乎無論中秋即重陽亦無援兵也高聞而不語乘馬上西城各

官俱回汎地竭二十晝夜之力竟成畫餅矣嗟乎車營古法也時移勢

異不同久矣幸而謀不果行撫鎮執其咎黃李齎
恨論世者徒扼腕於無窮耳嚮使高撫許出師陳
鎮許為援兵車二千四百輛法當用卒二萬八千
八百人黃李身將果能辦此於河干乎縱車營能
抵河干背水二千四百人果能如岳家軍之不動

當作區 然凡集此字
改為字
賊攻曹門如累卵破朱仙鎮如拉枯况此區

能使圍視而莫可奈何姑無論驅羊鬪虎徒血
其牙而鼓其焰自河北仗鉞擁兵南視當不異螳

臂奮轍詎足膏輪孰肯策一旅同置身於死地乎
在黃推官矜張奮激勢若必行用以鼓閭閻同仇
之氣消健兒內嚙之萌亦不可不謂勝算然而書
生習氣究未覩行間情事也蓋此時黃之望於河
北者猶奢謂其接濟無人故不能憑河來援耳而
不以知人之難知有如其面撫鎮則洞其肺肝久
矣况乎黃李以章縫而臨敵高陳以撫鎮而憑城
論理論情成何舉動固足使閭曹二賊粲然噴飯

圍
字与作
圍

當作區

圍字當作圍

異不同久矣幸而謀不果行撫鎮執其咎黃李齎恨論世者徒扼腕於無窮耳嚮使高撫許出師陳鎮許為援兵車二千四百輛法當用卒二萬八千八百人黃李身將果能辦此於河干乎縱車營能抵河干背水二千四百人果能如岳家軍之不動乎賊攻曹門如累卵破朱仙鎮如拉枯况此區區能使圍視而莫可奈何乎姑無論驅羊鬪虎徒血其牙而鼓其焰自河北仗鉞擁兵南視當不異螳臂奮轍詎足膏輪孰肯策一旅同置身於死地乎在黃推官矜張奮激勢若必行用以鼓閭閻同仇之氣消健兒內嚙之萌亦不可不謂勝算然而書生習氣究未覩行間情事也蓋此時黃之望於河北者猶奢謂其接濟無人故不能憑河來援耳而不以知人之難知有如其面撫鎮則洞其肺肝久矣况乎黃李以章縫而臨敵高陳以撫鎮而憑城論理論情成何舉動固足使閭曹二賊聚然噴飯

論理論情成何舉動固足使閭曹二賊聚然噴飯

矣其事近戲其語近謔高陳能不內慙而疑乎如其果出封邱門推官貢生不足惜也一鼓而擒三萬人於河干撫鎮雖百喙何辭以對宜其請之則莞然而不對應即慙焉亦喑然而不語也自此不復言戰事矣每讀至此不覺涕零

辛丑巡撫買糧已而報糧已而搜糧買糧者發官銀若干委富民巨商官商買若干石如數不敷則追比承買者其累最酷報糧者出示令民間管糧

通判親至其家驗視獲糧一石賞報者三升取其十之七八仍予以值跟隨兵役有取一文錢者立死是猶有王法也至於搜糧之令下則宗室鄉紳一切貴賤皆不得免令箭不知幾枝去來每日不知幾次即巡撫亦不能禁也於是十室十空人始相食矣是時人頭一顆值銀四兩

壬子巡撫大賞各營將士以中秋節故鎮標營賞銀一千兩撫標營六百兩大小各營二三百兩有

克改克

差共賞銀一萬一千三百兩有奇總兵令各營鼓吹終夜兵皆坐堞上飲酒高歌

癸丑命鄉約報民間牛驢羸馬克餉 每兵給肉一觔準糧一升

甲寅開五門放婦女 凡三萬餘口任其所之

丁巳食盡 始食牛皮皮襖茶葉及市肆藥材山藥茯苓蓮肉為上次則何首烏川芎當歸廣桂芍藥白朮地黃黃精門冬茯苓兔絲子車前子又其次

椽子皮杜仲川烏草烏柴胡白芷桔梗蒺藜無不食者民間食水草水蟲螂螬膠泥新馬糞屋上瓦松水坑中小紅蟲名金魚子每觔錢八百瓦松二百

九月朔戊辰時城中白骨縱橫斷髮滿地巷陌無復人行兵民餓死者日數百計城頭寥々時聞鬼哭諸王及官府將校枵腹乘城北向而哭賊亦漠然若罔聞知不復再來攻城矣推官黃澍作絕命

辭三十首皆實錄也讀者咸為流涕

甲申黃河決陷開封府 自辛巳黃河怒發有聲壬

午河口遂決黎明水至城下東北賊皆溺死西南

賊俱避水南遁癸未河水大至入曹門水高丈餘

南門遂壞北亦衝破向夕曹門東門相繼淪沒一

夜水聲如數萬鐘齊鳴至甲申黎明滿城彌望洪

流矣巋然波中可見者惟鐘鼓兩樓及各王府屋

脊相國寺頂周府紫金城上方寺鐵塔而已布政

司土街其地乃夷山脊處水及其門乙酉監軍道

王燮連夜親督二十餘船從北門揚帆直入同巡

撫推官至紫金城見周王慟哭遂請王率宮眷五

六百人同渡河時督師侯恂亦具舟來迎百姓有

在城頭屋角樹杪者亦稍、漸次渡河蓋存者萬

中三五耳此所謂流賊三困汴梁也計闖曹二營

步賊約十萬馬賊三萬每一賊有馬三匹脇從之

徒近百萬

世傳開封之陷者不一有謂賊決黃河灌之者非也者謂官軍決河灌賊營而誤陷者亦非也六月壬子水僅滿濠城固得其助矣至於九月兵民饑餓不能出城門烏能一至河干乎蓋開封之陷天也初闖賊既陷洛陽遂襲開封謂可一蹴而破耳不期城不遽破而流矢傷目遂誓屠開封以雪其痛所以始而攻繼而困不破其城而屠之不止也營中自為俚語曰攻的開封破不留一個就是茗

箒頭也得刀三剝語播城中傭夫竈婢咸為咋舌所以輸攻愈巧墨守愈堅自五月朔至九月中城南既潰河北不來明知無虻蟻子之援甘心於羅雀掘鼠之困羣裹枵腹猶張空拳乃至三版將沉而七營一卒不貳與其死於賊寧死於水河魚之腹中固賢於逆賊之刀下遠甚也黃流一洗天實巧於解圍哉悲夫 河自北門出南城一派汪洋波流東下二十五日壬辰灌睢州舊城皆陷又

東南入亳州渦河而東闡曹在河西表時中在河
南自是歸德流賊不能為患矣汴人王紫綬所作
大梁宮人行真實錄也其詞曰茅店朔風籬戶破
土榻夜塞捫足坐苦耳悽音無倦時始猶絮之後
轉大自從垂髻入王宮天下藩封數汴中五方食
貨舟車便四海衣裳冠蓋通宮中日夜聞簫鼓記
得憲王新樂府暗携玉尺比珊瑚閑向金籠教鸚
鵡鰲山城市結丹邱步輦隨登宣德樓三千珠履

高門隘十二雕欄夾道稠桃笙葵扇泥金虎藏冰
七十二王所水晶簾映玻璃杯玳瑁簪翻蛺蝶譜
明月離々海嶠來翡翠凌空飛閣開良嶽清鐘飄
鐵塔隨隄錦纜隱繁臺最是梁園雪欲滿雜沓喧
闐韶氣暖錦繡徧園園樹上糴糴初動帳中管教
坊人直殿西頭私言闌闌見風流白鼻騮隨銀鑿
落青油幕覆玉搔頭五門迴斜五千里家々日在
歌聲裏雕鏤熠燿侯羸闕屈戌輝煌朱亥市晨昏

四季賣花天鞠蹴戎戲首鞦韆帝子鬪雞輸寶玦
妖童走馬失金鞭大家園亭做宋作水陸年年花
石過十番絲竹五侯眠九陌腥羶七貴唾寒食中
元十月朝士女踏壞金梁橋連幃羅袂肩相並條
脫香巾步自搖辛巳闖寇歛薄汗血濺西城六日
戰竊符虛擬魏家軍飛鏃闢傳雷將面明年捲土
壓東城雉堞烽高百里營雲梯萬架星辰亂鐵礮
千家風雨鳴前番射中闖賊眼幕府上功雙綬綰

此番一月用火攻崩頽睥睨餘三版三版一月不
可侵二百年來見人心藩王朱提紅票記一級賞
以五十金賊營今年四野蔽秣馬取禾作家計日
日巾幗罵將軍城上鏡吹門自閉麥青即來待麥
黃城上堤上坐相望此時河南無淨土左鎮擁兵
據武昌富家積金不積穀倉、糶盡敞空屋死者
已果生者腹生者豈有完骨肉官府下令曰搜糧
抽刀控箭八人房搜之烏有曰蠲助珠玉還載粟

索囊五月開門放人出六月塞門防人逸將軍密
計撫軍領肥瘠皆堪充軍食銀滿一杯米一杯豪
家潛向老兵謀老兵米有肉更有私下屠人公買
牛兵將三日索一賜窮後周王夜不寐粟紅已罄
神宗年鈔黑猶題洪武字百官數月城上棲鼠雀
羣空馬妾啼太守骨立麴為糜方伯耄年栢作蠶
或啜棉子或啖紙四府自飽三府死將軍連日宰
駱駝愁瘦黎園諸弟子中官朝暮啟王時說盡民

改作奴

問瑣褻辭朽車盡伴羊裘煮溷水蟲為魚子炊八
月晝夜連陰雨城下水從城上取九月忽傳黃河
遷紀日十七歲壬午黑雲未散黃雲生一夜千鐘
萬鐘聲終送蛟龍鬪北部旋教樓市收東京奴
從駕壽山上窪處洪濤深七丈王家僅餘數尺城
女牆缺溢如破盎馮夷怒叫天吳趨鐘樓鼓樓爭
須臾只恐壽山淪水底相約結帶埋珠襦文武將
士呼舟渡舟子操舟左右顧百官前在後王在前

法度不行行賄賂舟閘遙指古寺牢相國鳴叻百
人嘍水面忽驚砲火響賊筏漸欲近城濠撫軍聞
之領頻感將軍第呼渡河速新河已過過舊河舊
河之水沒車輻王駕倉皇次延津燃燈小院點妃
嬪低頭拭淚中官嘆幾回錯喚舊宮人左右紛言
鄴下好昨日王家離酸棗一騎雙乘騎又稀妾身
獨走沙門道夜來和衣宿荒村夢裏猶入後載門
乍醒不知同伴盡失聲倩視臂間痕聞道鄴城絕

三舍妾身到應是明夜未到預憐望西陵銅雀惟
見漳河下非關老大好咨嗟芳草王孫何處家淒
音未斷風漸加颯々茅店響霜華噫爾宮人莫惆
悵余亦滿身黃河浪說盡汴梁遺事多河北天寒
雞蚤唱

流賊李自成羅汝才聯營而去 賊欲得汴而據之
以號召遠近如劉季之於豐沛也而汴人傷其目
則忽而欲屠其城又數攻不下殺其戰卒最多則

益忽既而竟為黃流汨沒矣於是東掠汝潁西據
陝洛南跨荆襄此賊破汴而後所圖之規模也雖
曰逆賊草創亦不可忽其為無人也

周王在彰德上書言事侯恂移軍於曹縣 初上之
命恂視師也以左良玉故當時諸將惟左良玉最
強亦惟左良玉最難制楊嗣昌十九調不回而襄
陽陷朱仙鎮之役亦以良玉夜遁而諸軍潰從來
制府莫得其要領然其感恂也實深嘗過歸德謁

恂父猶行家人禮雖為徹帥不敢自居於客將朝
廷知之故出恂於獄使視師恂亦以良玉為可倚
以滅賊而不知良玉之初則養寇而不欲滅今直
畏賊而不敢來矣恂至陳橋移檄各鎮會兵諸將
多不至檄至襄陽良玉堅壁不動但以其軍之被
創者多示使者自言義不負侯公而勢不能來辭
甚哀恂無奈何乃次於河北之柳園不進開封來
告急不聽朝廷屢催進軍亦不聽恂部下偏裨多

其家奴所將數千人皆梁宋間土皆魁傑鷹眼未
化者其所為不法事甚衆恂無以禁也及黃河決
開封陷賊南趨汝寧周王渡河居懷慶人言洵洵
恂乃東移軍三百里屯於曹縣曹縣劉澤清家也
其弟澤深為督師中軍副將實倚恂為功名地腹
心爪牙比屋皆是曹人聞劉府名號雖小兒亦不
敢夜啼而恂至雖牧圉廝養卒亦據其上而凌轢
之澤清不能平恂文人且老不能軍軍事皆委於
副將邱磊少為軍校嘗與左良玉剽劫性驕悍
治軍無紀律亦與劉澤深不合乃陰嗾曹之諸生
數十輩具服詣恂言其狀畧云北京戒嚴南有流
寇公率衆不南不北其意何居恂默然無以應既
而大怒取首言者縛而杖之百澤深不勝其忿憤
乃閉城吹角聚其衆欲攻之是日恂即移軍又東
百里許屯於單縣其軍之縱恣更熾於在曹時會
周王上書言恂堅壁河北擁兵觀望不援汴劉澤

清亦上疏言其縱軍無狀要主屠民疏為祥符人
孟觀草者極其醜詆朝廷乃逮恂而以呂大器代
其軍澤清遂收磊下淮安獄中尋縊殺之其後歸
德人有過黃河者單縣之民皆以為侯兵而殺之
至今歸德人視黃河猶有戒心云

觀字紳練性剛
直負氣使酒恂

子方域嘗問其為劉草疏
事觀無所諱其辭甚厲

侯恂革職聽勅以呂大器代之 時諸將皆觀望左
良玉屯襄陽尤桀驁不馴大器入懷慶受事九調

而九不至 江西道監察御史黃澍上疏言守汴
為古今奇苦叙功為鼓舞微權乞速覃皇仁廣勵
忠義以作後來榜樣以收未散人心至十二月二
十七日始被旨守汴文武各官及鄉紳舉貢人等
勞享備至忠義可嘉宜與優賚特典以昭激勸高
名銜加兵部右侍郎病痊起用仍賞銀四十兩任
濬實授京堂起用不必加級黃澍王夔已經考選
候俸滿日優陞京堂各賞銀三十兩梁炳授三品

卿銜致仕賞銀三十兩蘇壯加二級吳士講於新
任加一級各賞銀二十兩蘇茂灼彭士奇加贈二
級廕一子入監讀書陳永福加職二級賞銀三十
兩陳德加職一級賞銀二十兩譚國楨等十二員
各加實職一級無實職者從小把總加授楊銓朱
恕俱授七品京職李光璧選授知縣張爾猷功貢
優選吳之琮加級改授車登科謝廷璽復原官曹
坤司禮監優叙

車 於誤
功貢 二字於誤

十月總督孫傳庭率師出潼關討李自成戰於邠縣
大破之 傳庭山西代州鴈門人身長伉燕善騎
射為秦撫屢破賊與洪承疇齊名奉詔入援改保
定巡撫以失聽辭上怒下之獄至是出之以兵部
侍郎賜尚方劍督諸將討賊是時中原羣盜皆為
李自成所併與羅汝才合營並驅自稱奉天倡義
文武大元帥一時謂之大營又曰老府克鋒所向
堅城勁敵雖摧枯拉朽不啻也而仗鉞行間者率

文弱不能軍且諸將驕倨視幕府如嬰兒玩易之
擁兵觀望不聽其調發每遇賊輒引旗先走故師
出多敗衄無功汪喬年傳宗龍遂相繼以身予敵
傳庭至秦中檄召諸將於西安聽令縛總兵賀人
龍坐於旗下數其開縣襄城之罪斬之一軍股栗
表副將高傑為總兵官高傑者故降盜流賊部中
所謂翻山鷄者也自己卯投誠屢立戰功傳庭拔
之為中軍擇將選鋒軍皆兼餉兵不過二萬而甲

馬器械皆極一時之選十月聲言大軍出潼關而
密遣別將出武關自南陽鴉路趨寶豐傳庭親率
高傑左勦白廣恩鄭嘉棟牛成虎等踰太行由沁
水渡河而南潛行山中出禹州時賊勢熾甚將西
窺關至邾城之東而官軍疾馳至突遇賊於講武
塢遂戰時牛成虎將前軍左勦將左鄭嘉棟將右
高傑將中軍成虎遇賊佯北以誘之賊奔逐成虎
還鬪高傑突起翼之左勦鄭嘉棟左右橫擊賊遂

大潰官軍乘勝大破之追奔數十里將戰時羅汝才猶未至自成立馬高阜處望之見官軍自山側馳出甲光如連天積雪自不能端視自成始有懼色及會戰官軍皆却弓刀而持鐵鞭長數尺奮擊之賊中者輒斃遂大敗自成折其纛而走墜馬馬逸得他馬騎率敗卒南奔以人填小黃河而渡河水為之不流官軍又及之將殲焉而羅汝才突至官軍遂潰時賊不意官軍自北來倉皇駭震而官

軍直搗中堅聲震天地大呼欲生擒自成賊遂大潰折其纛渡汝水西南而去委婦女羸馬衣服金珠被於野以餌官軍官軍見之則皆爭取置懷中或繫諸馬鞍失伍離次不復為戰備汝才在香山覘其狀乃還軍擊之官軍倉卒不知所為且其胸腹率臃腫彭亨不可俯仰而馬鞍如馳峰亦不能馳騁遂大敗死者不可勝計而所遣別將出武關以趨寶豐竟不至左勦高傑牛成虎幾不成部伍

獨鄭嘉棟白廣恩之軍克全。是猷猶然擁兵玩寇，不受軍門之節度也。汝才亦憚官軍之強，不敢追而與自成屯邠縣，收散卒閱其所部，喪精銳八千餘人。自謂入豫以來未嘗有此一敗也。非汝才救至竟殲矣。於是聯營而南，不敢謂秦無人而關可窺矣。

總督孫傳庭上疏自劾，詔傳庭圖功自贖。

十一月，總督孫傳庭治兵於登封，收斬逃帥邠、邠。

縣之戰，諸將不和，雖大勝而軍無紀律，進止不齊。其土砦諸渠之從征者尤甚。白廣恩不急戰而高傑軍獨深入，逐北。諸將或進或不進，但往來賊部掠其輜重，賊衆皆惴伏，莫敢枝梧。及傑軍突遇羅汝才左次，而諸將又不力援，輒引軍先走。於是賊之婦女廝養，而皆起而為難矣。是役也，始雖大勝而卒亦大敗，不可以言功。言因上疏自劾，待罪於登封。有詔圖功自贖，乃復治兵而行。賞罰焉。賊既

東走傅庭亦還軍關中

流賊李自成由南陽入楚左良玉軍噪大掠而東
詔屯九江待發時良玉軍號三十萬在諸將中獨
強然跋扈不為朝廷用流賊初憚之呼為左爺
在汴洛間猶呼為左家軍及朱仙鎮之後則但曰
左家小子矣聞屯襄陽直趨而逼之良玉偵賊將
至遂縱兵大掠而東所過焚廬舍夷井竈雞犬無
所留千里一空江左大震時朝廷方以左都御史

召吏部侍郎李邦華入都舟次湖口聞左軍變毅
然曰此事關係陪京豈可漠然竟過乎乃移檄告
良玉曰本部院四世老臣一生忠孝討逆勤王義
旅雲集仰望貴鎮與我同讐共掃鯨鯢以成偉伐
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所過殺掠江流中斷遠近惶
駭陵寢震驚何輕易舉動如此以列聖英靈主上
神武羣醜游魂膏谷不遠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
劍輿疾討賊而乃甘自菲薄貽悞身名本部院所

不鮮也。舊京文武足高咏，長倘不諒貴鎮心迹，飛
章入告，貴鎮其何辭以對？十五國豈無豪傑，人各
有心，各鎮及麾下將領，安保無從中觀變者？舉事
一不當，辱身家而汙青史，為千古笑端，智者所不
為也。貴鎮宜即日嚴戢兵丁，疏通江路，挾舵回船，
刻期還鎮，慎勿過安慶一步，以實流言。縱有疑難，
莫可措處，候本部院到皖日，設法調停，務令妥當。
綿力可竭，不惜囊底，自當為朝廷了此大事，為貴

鎮濟此饑軍，尚其勉聽鄙言，亟圖榆桑，後景否則
義旗迴指，將不得與貴鎮以玉帛相見矣。良玉捧
檄心動，既而邦華又使其親信至營，開陳禍福，鼓
以大義。良玉益大喜，過望。及邦華至，良玉具察鞋
迎謁於舟次，邦華命更服登舟，以師生禮相見。良
玉隅坐執禮甚恭，不覺流涕，曰：使良玉早得公，即
肝腦塗地，甘心焉，何得蹉跎至此？願勉末路，以圖
報効於左右。邦華慰撫之，而詞色甚厲。良玉始心

折焉明日具威儀入其軍慰勞將士勉之以忠孝
大節一軍皆驩遂清軍釋諸俘掠男女閭左安堵
一面檄皖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軍餉俾
還九江待發是役也世謂非遇邦華則金陵殆矣
豈惟金陵東南一塊土尚可問乎是時候物子方
域在金陵一時士大夫皆知方域父與良玉有舊
咸勸方域移書止左軍方域不得已乃代其父移
書於左曰頃待罪師中每接音徽嘉壯志又未嘗

不嘆以將軍之材武所向無前而犄角無人卒致
一篲遺恨今凶焰復張墜壞名城不下十數飛揚
跋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其毒於斯極矣非常之
功必待非常之人一時間外士銳馬騰有如將軍
者乎忠義威畧有如將軍者乎久於行陣熟悉情
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謂能罷不二心者
舍將軍其誰老夫倉卒拜命固為主憂臣辱金革
之不敢辭亦緣與將軍知契素深相須左右手倘

所謂賴古堂作
所稱為

倉字上賴古堂有
是襄者

之字下賴古堂有
王我字
控空字

得憑先聲殲渠俘馘實千載一時不謂六年患難
病疢已篤更遭家變痛毀之過遂致瘡廢爰以采
薪之憂未畢盡瘁顧念高厚未由報塞惟願將軍
賈其餘勇滅此朝食是則十五年舊部所以不忘
老夫而老夫藉手以答萬一猶之其身耳矣勉旃
勉旃鄉土喪亂已無寧宇闔門百口將寄白下喘
息未蘇風鶴頻警相傳謂將軍駐節江州且揚帆
而前老夫必不以為然即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
而無如市井倉皇訛以滋訛幾於三人成虎夫江
州三楚要害麾下汛防之衝也鄖襄不戒賊勢鴟
張時有未利或需左次以驕之儲威夙飽殫圖收
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一步便非分壤冒嫌涉
疑義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糧非出本願則尤不可
朝廷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節制經緯危不異於安
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饑動至同諸軍士
倉皇耶甚則無識之人料麾下自率前驅伴送室

場當作場

孛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生平審處豈後嫖姚或者
以垂白在堂此自綱紀奉移內郡何必雙旌聿來
相宅况陪京高皇帝弓劍所藏禁地肅清將軍疆
場師武未取進止詎宜展覲語云流言止於智者
若將軍今日之事其為流言又_不待智者而決之
矣惟是老夫與將軍義則故人情實一家每聞將
軍奏凱獻捷報効朝廷則喜動顏色傾耳聽聞引
席而前惟恐其言之遽盡也或功高而不見諒道

路之口發為無稽則輒掩耳而走避席而去噫乎
其不願聞也頃者浪語最堪駭異雖知其妄必以
相告將軍十年建樹駐立中外倚賴所當矜重以副人
望郭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
未嘗不來遣之未嘗不去當其去來若不知其大
將也同時臨淮亦與齊名其後勢位之際稍不能
忘平僂蹉跎乃至偏校不復稟承此無他功名愈
盛責備益深善處形迹昭白宜早惟三思留意焉

不盡良玉既得書其回稟帖卑謹一如平時遂還

流賊李自成陷襄陽御史李振聲死之振聲亦米

脂人方按襄陽而李自成至今於軍中日御史李

吾兄也城下而敵以刃相向者磔城陷御史猶督

戰軍潰被執或曰李御史也賊皆驚顧乃以肩輿

奉振聲入營自成出見泣而呼大兄振聲叱曰吾

奉命按襄陽豈從鼠輩反耶汝米脂走卒披猖至

此王師旦夕至且擒矣何兄為自成笑曰大兄誤

矣趣具酒振聲醉曰臣無狀不能親見滅賊矣乃

大呼曰吾不從鼠輩反何不殺我自成不聽為置

一帳使數十卒圍之戒曰謹護守毋致有他其供

具甚豐振聲終不為動顧時飲酒醉則大哭罵

不止使卒陰伺之動靜必以聞左右感激有為之

泣下者其渠魁數人陰相左右故久不及於難既

而自成求天文生及鑄印者振聲聞之驚曰鼠子

敢爾吾不與之俱生乃往見自成自成聞其來以

改作時

改寫賊字

漢書

為將助已也則大喜趣張樂具酒振聲麾其手曰
止吾來送吾頭耳不為飲也因諭以逆順禍福累
數百言欲以感動賊相顧愕眙自成恐眾心動
大怒曰汝欲惑吾軍耶旋更笑為好語曰大兄誤
矣振聲復大呼曰吾不從汝輩反何不殺我自成
立遣卒以肩輿奉振聲入襄陽舊署而列兵以衛
之儼如敵國亡何賊中有蜚語皆曰李御史遣人
召左帥且至矣既而自成邏卒又得左帥與羅汝
才通書自成乃大疑一日忽數十騎突入署迫乘
馬振聲曰吾辨此著久矣於是從容乘馬緩轡出

襄陽南門少西可二十武騎勸振聲曰下振聲下
而笑曰無庸也吾以書生為清白御史倘畏此一
尺鐵亦在牛孔間矣

牛金星寶豐人孔尚達太康人皆在賊中孔未幾即去牛
至賊敗歸 因北嚮拜曰臣無狀竟不能滅賊死有

時始遁 餘罪引頸受刃若無事然賊騎斷其頭而去商邱
人陳明聖曰壯哉李御史真御史也因挾女牆掩

其屍而賦短詩以弔之御史身長不滿六尺而豐
頤特甚環眼多鬚每怒鬚輒張目光奕々射人自
成畏而愛之嘗曰吾目中從未見此人陳明聖商
邱諸生落拓敦氣節好大言歸德陷時賊將有金
剛者獲之待以客禮明聖乃繆為大言諷金剛金
剛大喜與其黨陰相結將大有為也會邗縣之後
金剛戰死明聖無所依嘗傳食羣賊間羣賊皆齷
齷無遠志自相讒構明聖度無足與謀者遂遁歸
居睢陽城南之舊廬二十年不出及病自題其主
曰南湖布衣賦詩而卒嗚乎世之論李御史者多
矣言人人殊未有得其真者李漁曰李自成陷襄
陽御史李振聲從賊恃其同族出入乘肩輿揚揚
然甚自得也後與左帥通自成殺之當是時自成
強甚左帥不能支每遇輒遁且振聲既降賊恃其
同族矣賊方妄意帝王振聲亦將妄意周召而復
通左帥何為嗟乎漁可謂不達人情而自相抵牾

矣且漁亦不足道也崇正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李自成破歸德府而谷應泰則曰十四年三月明
年三月八月又陷大書特書如是者三漁之續明
史亦云則其論李御史尚足信哉余友陳明聖陷
賊中在襄陽親見其始末為予言之如此

劉超據永城叛 是時梁宋間新罹兵革百姓率千
百為羣團結相保聚其不逞者遂竊弄西則有李
際遇王彥賓郭黃臉張長腿等東則有房文雨徐

顯環戚念梧程肖瑀等憑柵樹砦者不可勝數然
恐時平而有司繩之以法也乃自托於有力者以

以自雄

為窟穴有力者亦競相招納引為羽翼以自雄所

在皆然而永城特甚初賊在歸德永城士大夫謀
戰守以為不得知兵者總統之則事權不一人心
亦不齊而城不可保惟超老將知兵乃共推超皆
願受約束適喬舉人明旃有族人夜縋城走守者
執之超欲行法以立威魏御史景琦爭之超不聽

衆兵尤起遂不受其約受東既而賊西行事寢自
是起與魏喬等有隙聚黨相讐如敵國然會起有
真定總兵之命將行魏惡之乃遺長安當道者書
以厄之中途為齊帥劉澤清邏得以遺起起大怒
弟越慫恿之遂率其黨露刃攻魏魏不知也方在
門起將至魏引避門內起衆入執之殺於市遂滅
其家一老嫗提其五歲兒走匿免還執喬亦殺之
而擁丁總督魁楚練尚書國事等於其家勒使為
書條具魏喬罪狀遺當事者以求脫使其黨閉門
城守而自率衆西將以白當事者至歸德聞王撫
軍自將而東兵遂還據永城以叛

冬巡撫王漢討劉起於永城起殺漢協鎮陳治邦戰
死師潰漢之自將而東也中軍陳德協鎮陳治
邦從治邦臨潼武舉擢參將陞見賜宴御書敢戰
之將四大字製旗以賜之漢授協鎮從征永城兵
不滿三千人軍於城北諭起出起不聽漢麾軍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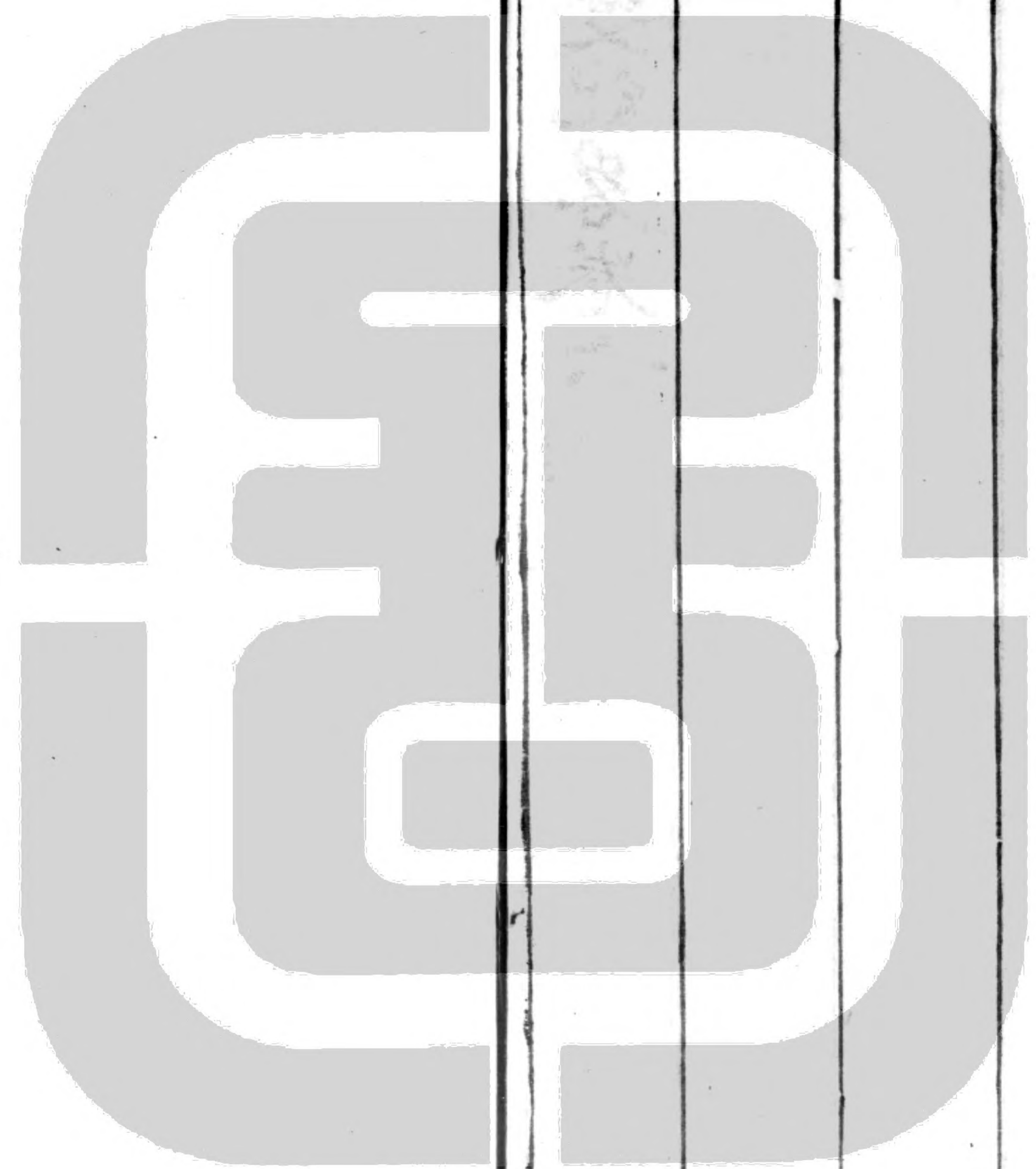
其北門破之入戰於巷治邦戰酣馬蹶折其股被
執不屈而死漢入坐戍樓慮民之有橫死者乃製
免死牌數千張遣卒分部諭百姓得此牌及閉門
不操兵者皆免死而賊部張君輝者佐超為最率
卒自城上襲漢殺之材官軒縱率部卒力鬪奪其
屍而歸時無棺以兩馬絡而載之至夏邑乃治喪
南康通判彭克諭以詩哭之其詞曰敢奮螳螂臂
輕傷節鉞威甲光隨雨暗將氣入宵微自分前驅
往空令輿櫬歸不知身予敵長使淚沾衣

命太監盧九德監巡撫馬士英總兵黃得功劉良佐
陳永福等軍圍永城劉起伏誅漢之入永城北
門也超衆誤殺漢或勸超遂出永城門大掠而西
收汝潁羣盜而併將之往來宛洛間以觀變超猶
豫不果且足病不能乘馬其黨又皆故永城羣盜
不肯去鄉里第越庸材無遠識皆以為據城繕守
備官軍無如我何稍緩大臣為奏請可無事矣遂

據永城不出既而官軍四集團之攻數月不下鳳
撫馬士英致書起諭以禍福起乃質丁練等家屬
出約降黃得功大怒曰吾不與叛臣共天地遂引
軍東走約既定起乃率其衆出詣九德軍降衆數
萬屯永城東橋外待命而得功忽引軍自南來傳
城而北抵起營軍遂縱衆披靡莫敢枝梧伏屍十
餘里無一人得脫者永城平九德傳起於京師斬
於市

豫變紀畧卷六

終



錫生

洪寧軒

書